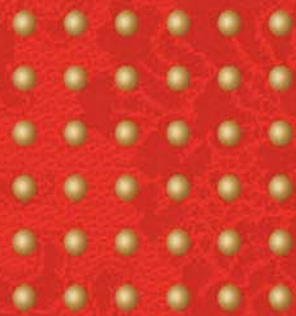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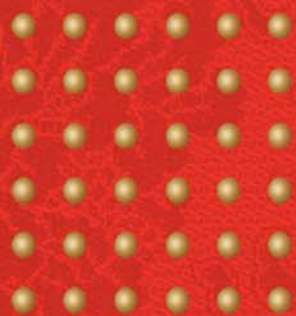


济南府里过大年



为什么春节会有如此强大的呼唤力量？

它温暖、厚重、沉淀人心。

进了腊月门，思乡也浓厚，不论再远，总能让人赶到春节前踏上回家的路。

为什么曾经热闹讲究的春节味道也在“变样”？

压岁钱、放鞭炮、拜年、逛庙会、走亲戚、祭灶、出天方，拜跑年，闹元宵……

年复一年，它们是不是已经旧貌换新颜？

为什么传统的年俗已越走越远，渐渐沦为一次平淡的长假和出行？

那些被我们忽略掉的年俗、年味，

即便它们在历史的土壤里扎根，也该在城市的文明和轨迹里再现和追忆。

□ 胡建平

进了腊月门，年味也愈加浓，人们也开始“忙年”了，这番重视，足以见得春节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。

春节是什么？作为中国人仪式内容中最隆重的节日，它自成文明。进年关，敬灶神，吃年夜饭，贴春联，放鞭炮，出天方，拜跑年，闹元宵……这些记录了我们祖先生活和文明的一个个符号，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胎记，更是每一个人记忆中和渴望中的“年味”。在这个特定时间和空间里，每一个中国人如朝圣般的返乡，回归，不管富贵贫贱，也无论成就平凡。没有一个节日能像春节这样，是认同，是回归，是基本，也是回归家人、乡邻和桑梓。

春节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标志性的符号，它一直承载着所有中国人生命内涵，人们甚至将自己对生日的计算，都以

春节为标志，足已见的中国人把春节视为年龄增长的象征。在国外，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也热热闹闹地过起了“中国年”，海外侨胞更是念乡心浓，越来越重视春节。但是，当中国年开始“风光”海外时，我们自己却开始越来越多的怀疑、不满，年味也越来越淡了。

旧时一进入腊月，人们便开始筹划过年事宜。出了正月，过了二月二“龙抬头”，年才算全部过完。过年，第一步自然是回家。可如今，生活被忙碌填满，不回家的理由四处可见。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一吃，大家就要散伙，和平常过日子几乎没有区别。守岁呢？无非是蜷缩在家中看春晚。拜年自然也成了走马观花的任务。老人们不再为给孩子准备新衣物和压岁钱而犯愁，中年人不再为未来有新的希望、新的盼头而期待，孩子们也不再为了新衣

服、放鞭炮、收压岁钱而欣喜，过年已都变得寡淡而没有趣味。

也常有人回忆过去的岁月——哪些有年味的年。年味是什么，它是对昔日不如意生活的告别，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是对光明未来的向往，是对万事如意的期待。

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春节？春节，本来是世俗生活里一缕诗意的光辉，所谓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只要一读这首诗，仿佛已置身春节的浓浓气氛中。那些纯粹仪式性的活动，如贴春联、放鞭炮、剪窗花等，都没有实际的功利性，而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审美和情感。

同样都是除夕夜，古人怎么过年的呢？重据旧时《历城县乡土调查录·习俗》表述道：这一天，家家“易门神桃符春贴，遍地撒芝麻秸，陈设供果迎祖先，

是夕辞岁，燃爆竹，家人设酒守岁”。即院门及屋门要贴迎春联和年画。当夜色降临时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一餐“年夜饭”，喝团圆酒。饭前不忘记已故的祖先，先到街上或院子里燃香烧纸，意在将祖先们迎回家，在堂屋摆先人的牌位，设供品祭祀。在郊区农村，还有在院子里撒芝麻秸的习俗，以“喂”祖先乘坐的牛马。

当鞭炮声音越来越稀疏，年俗也越来越简化，年味也在变的平淡。古时年岁虽是“繁琐、麻烦”，但是仪式感极强，过年，让大家的心更近了，既让人尊古，也让人念情。不管如何，年俗的血统早已扎根，它像人们的期待一样，在两年交接之处交错相望。

本期，就让我们一起回忆下，以往的济南人是如何热热闹闹过大年的。